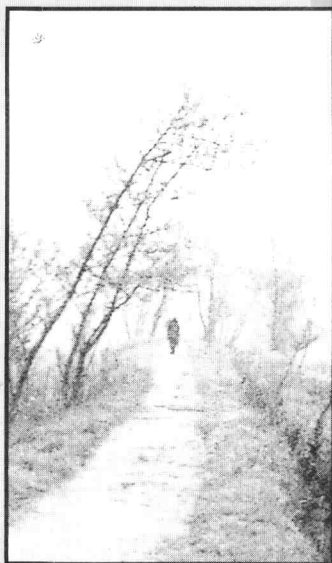


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

傅宁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傅宁军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8

ISBN 7-5033-0663-7

I. 淹… I. 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 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丰台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55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1.80元(膜)

目 次

红叶出山	(1)
英雄与故乡	(6)
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	(13)
黄河母亲	(20)
古桥·古狮·古剑	(25)
草原，生命的歌	(29)
塔檐的铜铃轻响	(35)
望厦的记忆	(39)
那个小岛不设防	(44)
父爱	(49)
等车时节	(54)
大山的神韵	(59)
小河水清清	(65)
塑像	(76)
乡音如歌	(79)
壮士一去兮	(83)
瞬间的永恒	(86)

属于蔚蓝的墨绿	(92)
海这边，海那边	(101)
两岸中国人	(107)
重逢的日子	(120)
精卫在填海	(127)
风雪所抹不去的	(133)
追寻先行者们	(148)
无愧良知	(156)
在那熏黑了鼻孔的土油灯下	(164)
用自己的眼睛	(170)
重读大地	(174)
边城的诱惑	(179)
道一声珍重	(187)
走俏的普通话	(195)
并非一个古老的梦	(199)
黄山走进联合国	(204)
夜之航	(217)
梧桐雨，梧桐雨	(221)
城墙老了的时候	(224)
江南大雪天	(227)

红 叶 出 山

是忽然感觉秋意也在飞逝，触动了我们几个难得在京的朋友去香山伴红叶留影的念头。念头起在下午，七嘴八舌形成了动议。紧赶慢赶，总算赶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了香山，仿佛赶不上的话只能跟红叶告别了似的。

微风里的阳光稀薄而透明。起伏的山坡覆盖着色泽各异的树木。一层黄的是银杏，一层绿的是刺槐，一层红的才是给香山带来莫大声誉的红叶。红叶远看已经发紫，仿佛红得鲜嫩的那股劲迫近尾声了。走到山跟前的路上，发觉很多枝头只有零零落落的叶片。有些叶片即使留在枝头，也失了神似地耷拉下来。

看红叶需要大晴天的太阳。浓烈的阳光能直直地射向山峦，给红叶们以油彩一样的斑斓。那些树枝连着树枝的光影都映得发红。站在树下仰起头，可以看红叶在阳光的衬映下呈半透明状，纯静的红色稠乎乎的几乎要流淌下来，温暖的气息叫人半醉，简直可以闻到阳光蒸腾的那种枝枝叶叶的清香……

我们在香山没赶上最佳的红叶观赏时机，阳光也罢香山也罢红叶也罢都没有错，是我们自己对季节感觉的迟钝所致。在北京从初秋呆到深秋，估计去香山看红叶的游人如潮，想

着避开最高峰的拥挤日子，迟那么几天也迟不到哪里去。不想也就是短短半个月光景，我们外出多添几件衣服的变化之间，红叶的辉煌这么快就要远远逝去，眼看不再留步了！

总算红叶并没有落完，好像一场大戏还有个谢幕的尾声。如果要爬上山顶看红叶，动作迅速的话还可能迎得上滑向山背后的浑圆太阳平射过来的余晖。然而没有像样的路，被游人足迹踏出的小径伸在枝叶和枝叶之间。穿着皮夹克或宽大羊毛衫的我们几个，外衣都不适合钻树丛，难免不会被锋利的枝条划破勾破。踌躇再三，干脆随大流，进半山腰一个大路尽头的院落看看。

“哦，你们不知道？这是很有名的‘双清别墅’，毛主席刚进北京那会儿，就住在这儿……”

听人家一说，我们真是孤陋寡闻。别看这个院落只有不起眼的小方门，进了门里面豁然敞亮，视线一下子开阔许多。红叶簇拥的深处竟藏着个山里的园林式院落。一大片浮动着绿藻的池塘清清静静，仍可以看见山石垂挂的秀气的倒影。池畔一座枣红柱子的尖顶圆亭，旁边坐落有一幢挂着“史料陈列室”横匾的近代风格建筑。前后左右的树木高大且葱郁，其中一棵陈年老银杏张开澄黄的树冠，醒目地站立在院落的中间……

银杏树下，游人们在听陈列室负责人讲述“双清别墅”的来历。它在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的一个高官的宅邸。新中国诞生之时的领导机构进驻北京，曾在香山一带呆过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指挥了渡江战役，在这里写下过《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名的历史性文献，雄兵百万下江南便是由此发出的命令。

别墅里的主楼辟为了陈列室，陈列了毛泽东当年生活在这里时留下的照片，他曾经住过的屋子里有他事业最辉煌的那个年月的记录。那是一个东方民族的优秀代表的身影，他早已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的微笑他的神态都那么自信而自然。雪白的墙壁上有毛泽东在这栋房屋里挥毫写作的照片，有毛泽东在房前接见民主人士的照片，也有毛泽东和他妻子的合影，毛泽东和他女儿的合影，毛泽东和他儿子的合影……

毛泽东和毛岸英微笑着谈话的照片，就是在以这里池畔小圆亭为背景拍摄的。他们坐在圆亭木柱旁，面对面地亲切地说着什么。毛岸英抱着膝盖望着毛泽东，新中国的缔造者此时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我们能听到他的笑和他的湖南话。他跟他儿子挨得这么近，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声音。毛岸英和他父亲在一起的照片不很多，这张父与子合影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融洽的一张。留着分头的毛岸英朴朴实实，他在人们心目中一直这样年轻这样生气勃勃，历史把他的青春年华凝固在一个永远的笑容里了。

当抗美援朝的那场战争在三十年后旧话重提，一度成为出版界影视界的“热点题材”，长眠在鸭绿江那边白山黑水间的毛岸英，和他的不朽的父亲一起，重新走上九十年代中国的荧屏，走回到我们的现实里。他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就像他们还活着，但活着的人们接受他们，分明是在接受属于历史的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评说千秋历史，多少精辟的见地留在了人间。历史总是一本合不上的书，他自己大步流星走进了历史，又从历史里从容地走出来，在他的历史形象里包容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所有的今天终究会变成昨天，所有的今天也无疑是明天的古人。游人们在仔细看仔细听，年轻的脸上只有新鲜和好奇，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者脚步特别地迟缓，他们经历过那个地动山摇的岁月，不论是在毛泽东的麾下还是在毛泽东对手的麾下，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年轻的滋味只有到老年才有可能琢磨出点真谛。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抱负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这个国人的尊严很庄重，它是我们曾经受人欺凌的整个民族的骄傲。

我们都想挑几张有代表性的红叶带回去，可以作个长久纪念。那应该不是现在到了最后还留在枝头上的红叶，而是在它最丰满最自然的时候采集下来的，是最年轻的红叶。然而纯粹的红叶真难找。山门外一条两旁摆满旅游纪念品的路，简直可以叫“红叶一条街”，把红叶当商品大大开发了一通。卖纪念品的小贩把红叶不是夹在风光明信片上，就是压在情人卡中间，或者贴在歌星影星照片的一角出售。红叶成了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陪衬，在一声声的叫卖里它们似乎已经不是山上天生的红叶了……

每个人的喜好肯定是不同的，但我仍以为香山的红叶，非要它们和大路货的这个卡那个画叠印在一起，哪怕烫金镀银，那么红叶的个性也就有意无意失落了。红叶还是山上长出来的那个红叶吗？难道红叶们不正是由于它的自然它的纯净，由于它不沾人工的奶油味和粉黛气，才深得人们青睐的吗？

红叶在年年的秋天都缀满各自树木的枝头。制成标本似的红叶仿佛是在挽留一个年头的时光。说到底岁月可以在记忆中暂停，不可以在现实中人为地加以复制。满山的红叶在春天开始酝酿，然后被火点着似地燃烧于秋天。一年一年的

红叶在秋天辉煌，再在一年一年的深秋里燃灭了自己。年年的红叶都那么相近相似，其实红叶和绿叶一样，每个叶片都是一个绝对的个别。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绿叶，也就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红叶。

“双清别墅”在香山是个活的史实，造它的主人远离尘世了，曾经在它这里生活过的一代伟人也成了永远的历史话题。不变的惟有香山的红叶，那些未被人们指染过的红叶。一位久经沙场的元帅和许多诗人一起用诗赞美过它们，诗流传得很广很广，很多的人千里万里来寻找它们的诗意。它们从来很平静，有它们浑然天生的优雅，有它们荣辱不惊的泰然。

香山的红叶掠过无数人的目光，依然热热闹闹地生，依然静悄悄地落。它们用久经兴盛久经飘零的生命感受，向我们述说着超然物外的豁达的人生之书……

（一九九二年）

英雄与故乡

在轻轻飘洒着的细雨里，我拐进了淮安城一个僻静的巷口，踏着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向小巷深处走去。光溜溜的卵石上，湿漉漉的，显着薄薄的光亮。路人寥寥无几，且手撑着伞匆匆而行。我执著地走下去，终于摸着了它，一个苍老的石门楼。

这便是我默念已久的“关天培祠”了。推开虚掩着的大门，我跨过挺高的门槛走进去。院子里，金黄色、深赭色的落叶们纷纷杂杂铺了满地。细雨打在上面沙沙沙响。再抬头，见正面的前厅走廊上，两根楹柱贴着红红的标语。这时，有一个面容清瘦、两鬓斑白的老伯从里屋出来。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却说，这儿已经是个居委会的办公处了，他是看门的。我拾阶而上，果然厅堂里又是一个红纸的世界，墙上，贴满大小小写着最革命字眼的红纸。

怎能不使人惊愕！我没有机会去虎门，没有登临过威远炮台。我早早寄希望于这儿，在关天培的故乡，在当年叫做山阳的淮安，得以一睹关天培那耿耿正气、铮铮铁骨的风采……

老伯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情，他仿佛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那会儿，舌尖子常常就是祸根子啊！老人对我这个不

速之客是冷淡的，甚至，似乎还有点戒意。他混浊的眸子里，像是蒙着那么厚的风尘。嗨，或许你不会明了，一个热血青年，翻开中国近代那痛苦而屈辱的历史，那种激愤，那种简直要拍案而起的愤懑！身为广东水师提督的关天培，在钦差大臣琦善拥兵数万却拒不增援的困境中，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和游击夏廷章一起，率四百将士死守虎门，衣甲尽被鲜血染湿，依然手挥三角旗，挺立在滚滚的烽烟里……

我茫顾四壁，忍不住向老人赞许起关天培的赫赫业绩来。大概因为我的真诚，且又说了这么一番不入时的话，老人浑沌的眼睛里忽然一亮，像是被我打动了。他向我点点头，抬起手臂揭起一张红纸的一角，颤颤巍巍地举将上去。我忙上前一步，定了定睛，才看清里面是半截矮墙，再后面，竟是一座塑像。

啊，是关天培端坐着的栩栩如生的塑像！老将军身着战袍，神情肃穆，剑眉下怒目炯炯，唇边翘起的黑髭须好像还在颤动。他好像在思考着，筹划着，随时都会站起身，指挥他那前仆后继的士兵向异国入侵者还击；他抬起放在膝头的手振臂一挥，神州大地上，还将回响起他那响雷一样的命令开炮的吼声……

我沉浸在一个多世纪的风尘里，许久才猛然醒来。老伯正在用他信任的目光默默注视着我。当我放下红纸，向老人道谢时，他竟不知所措地搓着手，脸上网络似的皱纹展开来，咧开缺了两颗牙的嘴巴，孩子似地笑了。仿佛我这个无名拜访者的感谢，使他得到了最高的褒赏……

匆匆的淮安之行，就这样有得有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就像故乡的山、故乡的

水一样，故乡的英雄，也是故乡人的骄傲。常听人们说起来，哪一个英雄是我们家乡的，话语间饱含着许多自豪呐！故乡，竟是这样深深地、深深地恋着自己的英雄！

五年后的春天，我因参加整理老干部回忆录，遇到一位举国知名的老将军。他少年即冲出家门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数十载，留下了许许多多传奇般的故事。至今，他那铁塔一样壮实的身躯上，还残存着十多处伤痕和弹片。几乎在所有关于他的传说里，这位将军都是以铁石心肠的形象出现的，就像孙武子刀斩吴王美姬一样，治军没有六亲不认的严劲难以奏效。然而，就是这位身居高位的老将军，却向我们无限感慨地讲了他的心事：

“我死了以后，不要进八宝山！我要向中央打报告，就葬在我的老家，葬在我母亲的坟头边。那年我在村里当赤卫队长，偷偷跑出来参加红军。我没跟我的母亲说……后来，我也没能回老家看看去……”

将军说这话时，语调缓慢而深沉，他那黑黑的脸膛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我突然觉着，我与将军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就像触摸着了将军那颗久经风雨，却还不失其童贞的赤诚的心。故乡，养育了他的秉赋、个性，而他，也这样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故乡……

猛然间一句振聋发聩的誓言在我耳畔响起：“大丈夫当马革裹尸还！”汉朝大将马援，不见有什么诗文传世，但只这一句，便远远胜却骚客词人的许多平庸之作。真正为国为民的英雄，心灵是相通的。关天培在弥留之际，用最后的气力嘱托跟随他多年的侍从，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他抬回故乡去。这些个英雄，就像给家乡做完一件应该做的事似的，希

望回到自己的故土上……

不过，也有不愿意回故乡的英雄。近来我读《史记》，以为那个在推翻秦二世残暴统治的洪流中揭竿而起的项羽，实在是个缺点颇多，但仍不失英雄本色的人物。他兵败于乌江，部下劝他赶紧过江，当地亭长把船靠到岸边等他，他却说：“纵使江东父老怜我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杰，竟拔出腰间斩关夺隘的宝剑，在江边自刎了。

真是惊心动魄！项羽兵败之际，深知愧对父老乡亲，宁死不肯还乡，这恐怕也是西楚霸王的可爱之处吧……

掩卷长思，我的思绪又萦绕在英雄和故乡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了。去年冬天，我有机会于八年之后再赴淮安。我又寻访那条熟悉的小巷。小巷还是鹅卵石路面，两旁还是一溜平房，四处可见新起的高楼，独独在城中心附近留下“关天培祠”这么个去处，可见规划者的匠心。

祠内清扫得干干净净，厅堂前的两根粗粗的楹柱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那上面是一副对联，落款是当时已被朝廷革职的林则徐。上联：“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下联：“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据说上联中的“何时”原为“何人”，后在用楠木刻制挽联时被改，是当地官员怕遭风险所致。而下联中的“双忠”，即指关天培和游击夏廷章。个中的爱憎之情，褒贬之明，自是不言而喻的。

我恍然大悟，原先的大红标语，实际上保护了这暗紫色的楠木对联，不然它们怎能完好无损呢！厅堂里，那红纸遮着的半截墙自然早已拆除，四壁上陈列着关天培的事迹简介，

他的著作《筹海初集》，以及他的后代家传下来的关天培的亲笔字画……

我又伫立在关天培的塑像前了。望着阔别了八年的民族的英雄，我多么想见见那位我竟不知姓名的老人啊！上次他不敢和我长谈，而今半点担忧也不必有了，老人准能给我讲讲关天培的轶事，我相信他知道很多。

遗憾的是，老人不在了。从祠堂管理人员口里得知，当祠堂重新开放的时候，这位不识字的老人，就被安排到别处去了……

又是有得有失！那个被蒙蒙细雨打湿了的记忆又涌上了我的脑海。直到我离开淮安城，来到它附近的刘老庄的时候，我的心灵才仿佛得到了新的平衡。

刘老庄，安放八十二烈士的忠魂。1943年3月18日，为了掩护当地党政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新四军三师的一个连队，在这儿抵挡了足足三千多扫荡的日伪军。本来连队等群众走完了，就可以跳出包围圈了，但他们考虑到老弱妇孺行走慢，最好能走得远点，安全点，于是又在刘老庄，在重兵合击的阵地上坚守着，以致无法突围了……

冬日明丽的阳光下，我噙着激动的泪花，诵读那镌刻在烈士纪念碑上，写于1947年的碑文——

“这个连，八十二个人，从拂晓到黄昏，度过那极端紧张、残酷、饥饿、悲壮的十二小时……他们绝望地牺牲下去，亦英勇地牺牲下去……

“等到每一条交通壕都静寂下来的时候，敌人才敢迟钝地踏向交通壕的边沿……

“八十二个中国人民战士，每一个都浸透着殷红的鲜血。

注视一下，没有一支完整的短枪、步枪、机枪，全部折断了，炸碎了……敌人想要，但是不能拿走一支还像样的武器，作为‘胜利’的代价。他们无可奈何地搬回极丑恶的黄色军服包裹着的法西斯腐臭的瘟尸二百几十具，这便是他们在新四军面前应有的‘缴获’……”

这八十二个英雄，从连长、指导员，到司号员、炊事员，没有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刘老庄人。他们自己，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为了乡亲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他们把鲜血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了！

异乡的人们忘不了他们。这环绕着苍松翠柏的陵园，就是一个明证。这儿是老根据地，它初建于战争年代。而后，刘老庄人年年都在绿化它，修缮它。在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潮里，刘老庄人携手并肩，就是不许别有用心者染指这神圣的陵园！

那么，这八十二个英雄自己的故乡呢？唐人李华的名篇《吊古战场文》中，写那“主客相搏，山川震弦；声折江河，势崩雷电”，“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那边塞御敌的惊心动魄的壮烈；也写那“惛惛心目，寢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那家乡人的思念和悲伤。文章基调是太沉重、愁惨了。但他却写出了将士与家乡不可割舍的联系。八十二个英雄无疑是有故乡的。但在英雄们那一颗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中，故乡已不仅仅是哪一个村哪一个庄哪一个屯哪一个屋场，故乡就是广袤的华夏国土。他们把自己与她融化在一起了。

在淮安这块土地上，每一朝每一代，都有财主豪绅用钱

修个塔修个桥，想拿民膏民脂买个流传千古的好名声，然而谁还记着他们呢？而关天培是淮安人，战死在千里之遥的珠江口，他故乡的人却在永远永远纪念着他。可是，永远纪念着刘老庄英雄连的，却远不仅仅是刘老庄人和英雄们的故乡人了。你说，是个什么缘由呢……

（一九八四年）

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

我的身后，是镇江。这个江南小城，就像一个深沉的长者，一个与我相识愈久、相知愈深的忘年之交，我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它那深邃的目光——在我登临“汲江楼”，眺望浩淼长江，目力极至水天相交接处的时候……

参军前，对于镇江的特色，我就像许多人一样，只知道镇江醋的鼎鼎大名。那咖啡色的琼浆，味儿全然不像山西老陈醋那样浓烈，不过于平和中却有它爽口的甘醇。它的喜好者是跨市跨省直至跨国界的。或许出于偏爱吧，我觉着它的芬香，也足以醉倒东西南北人了。

我所在的部队就在镇江。记得有句歌词：“我们守卫的地方，是战士的第二故乡。”我在江边探寻过“故乡风物”的渊源。相传酿酒的先师是杜康，而酿醋的发明者则是他的儿子。据说杜康之子弄错了配方，却酿出了一个不同于酒的新品种。因其酿酒未成，就去掉了“酒”字的三点水；因其酿有二十一日，便合为“昔”；故起名曰：醋。

逶迤向东六千三百八十公里的长江，覆盖着穿越九省一市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流域，惟有镇江能用江水酿出高级的醋来。事实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滔滔的长江，把镇江醋的芬芳送向远方，却把这个有趣的传说遗落在醋的出生